

書

類說卷第三十四

孔子家語

韓詩外傳

孔子家語

孔子為中都宰

孔子初仕為中都宰制養生逸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子別途路不拾遺器不凋偽目丘陵為墳不封不樹定公曰學子之法以治魯國何如子曰雖天下可乎何但魯國而已哉

魯以君子道輔其君

定公以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曰有文事必有武備有武事必有

文倫請其司馬公從之齊使萊人以兵鼓譟劫定公孔子曰兩君
爲好裔夷之俘敢以兵亂之非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
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齊侯心忤麾而逆之有頃有優侏儒
戲於前孔子曰匹夫焚侮諸侯罪應誅於是斬侏儒手足異處
齊侯歸責其臣曰魯以君子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道教寡
人

三家過制

孔子言於定公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古之制也三家過
制請損之

孔子爲政

魯之販羊有沈猶氏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有公慎氏妻淫不
制有慎潰氏奢侈踰法之鬻六畜者飾之以儲價孔子爲政則
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徒鬻牛
馬者不儲價賣羔豚者不加飾

異世同誅

少正卯魯之聞人夫子誅之或者爲失乎子曰此乃人之姦雄
者也殷湯誅尹諧文王誅潘周正公誅管蔡太公誅華士管誅
付乙子產誅史何凡此七主皆異世而同誅者以七子異世而

同惡故不可赦也

七教三至

孔子曰明王內脩也七教外行三至七教脩則可守三至行則可征其守也折衝千里之外其守也還師狂席之上帝舜佐禹而右臯陶不下席而天下治曾子曰何爲七教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尊齒則下益弟上樂施則下益寬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耻爭上廉讓則下耻節此之謂七教何謂三至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士悅至樂無聲而天下民和此之謂三至

齊公曰國不遠之則

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斯不遠之則也

大昏

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

五儀

孔子曰人有伍儀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賢人有聖人庸人者心不存慎終之視口不吐訓格之言見小暗大不知所務從物如流不知所執士人者知不務多必審其所知言不務多必審其所謂行不務多必審其所由君子者言必忠信仁義在身

思慮過明篤行信道賢人者德不踰閑行中規繩聖人者德合
天地變通無方哀公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
嘗知哀未嘗知憂未嘗知勞未嘗知懼未嘗知危恐不足以行
五儀之教

取人之法

哀公問取人之法子曰事任於官無取捷捷無取鉗鉗無取噶
噶

災妖不勝善政

哀公曰國家存亡禍福信有天命非唯人也子曰存亡禍福皆
已而已天災地妖不能如也天災地妖所以傲人主寤夢徵恠
所以傲人巨災妖不勝善政寤夢不勝善行

人有三已

哀公曰智者壽乎仁者壽乎子曰人有三已非其命也行已身
取也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勞逸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
上干其君嗜欲無厭者刑共殺之以少犯衆以弱侮強忿怒不
類動不量力共共殺之若夫智士仁人持身有節動靜以義喜
怒以時無害其性得壽不亦可乎

願異

薰猶不同氣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其願異也

受仁人之饋

有漁者獻魚曰天暑市遠無所鬻也弃之糞壤不如獻之君子
夫子使弟子掃地將以享祭門人曰彼將弃之夫子以祭何也
子曰惡有受仁人之饋而無祭乎

一動而天下正

文王以王季爲父太任爲母太姒爲妃以武王周公爲子以太
顛閎夭爲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其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
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而天下正

贈程子束帛

孔子遭程子於途傾蓋而語終日甚相取束帛以贈子路曰士
不中間見女嫁無媒君子不以交禮也子曰程子天下賢士於
斯不贈則終身弗能見也

忠信成水

孔子息駕河梁有懸水三十仞圍流九十里一丈夫厲之而出
則曰有道術乎對曰使吾入於忠信孔子曰水猶可以忠信成
身親之況於人手乎

商短於財

有嘉堂

孔子將行雨而無蓋門人曰商也有之子曰商之爲人也甚短於財吾聞與人交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也

萍實

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

死者有之

子貢問曰死者有知乎無知乎子曰吾欲言有知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欲言無知恐不孝之子弃親而不葬有知無知非今之急後自知之

魯法贖人

魯法贖人曰妾于諸侯者皆取金於府子貢贖之辭不取益子曰賜失之矣聖人舉事非獨身適之行也令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人受金則為不廉則何以相贖乎自今以後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

三恕

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親不能孝有子而求其報非恕也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順非恕也能三恕可謂端身矣

被褐懷玉

子路曰有人於此被褐懷玉何如子曰國無道隱者可也國有道則衮冕而執玉

問舜冠冕

哀公曰舜冠何冠孔子不對公曰何也舜其政好生而惡殺其任授賢而替不肖德若天地化若四時君舍此而問冠冕是以緩對

重一言之信

孔子讀史至楚復陳歎曰賢哉楚王輕千乘之國重一言之信

孰為參不知禮

曾子狎甚則相簡莊甚則不親故君子狎足以反歡莊足以成禮子曰孰為參也不知禮乎

虞芮爭田

虞芮二國爭田而訟曰西伯仁也盍往質之入境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朝士讓於大夫大夫讓于卿虞芮曰吾儕小人不可入君子之朝以所爭以為閑田

三患

君子有三患患不得聞既得聞之患不得學既得學之患弗能行

釐婦

魯人有獨處室者隣之釐婦寡婦也亦獨夜暴風雨釐婦室壞趨而託焉魯人閉戶曰男女不六十不閉居今子幼吾亦幼是以不敢納婦曰何不學柳下惠然嫗不達門之女魯人曰下惠則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

強氣

子曰君子而強氣則不得其死小人而強氣則刑戮荐臻

問禮訪樂

孔子曰老聃傳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遂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苴弘老子曰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當今之士聰明深察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下問達而危其身好發人之惡者也孔子自周反魯道稱尊矣遠方弟子之進蓋三千焉

三緘

孔子觀周入太祖后稷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焔焔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為江河口是何物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過其敵

衛靈公閨門無別

哀公問當今之君孰賢孔子曰衛靈公乎公曰閨門之內無別子次之賢何也子臣由語其朝廷行事不論其私家之際

政在節財

齊景公問政孔子曰政在節財公又曰秦穆公一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子曰其國小其志大處雖僻其政中首按五穀爵之大夫與語三日而授之政雖王可其霸小矣

問政

哀公問政子曰政之急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省力後薄稅歛則民富矣敦禮教遠罪戾則民壽矣

公曰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子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貧者

至哉子西之諫

楚王將遊荆臺司馬子棋諫王怒之令尹子西曰荆臺之觀不可失也王喜曰與子共樂之矣子西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日子棋忠臣也臣也願王賞誅忠而誅謏王曰是獨雖禁我耳若後世何子西曰禁後世易耳大王萬歲之後起山陵於金臺之上子孫必不忍憂遊父母之墓以爲歡樂也王乃還孔子曰至哉

子西之諫入之十里之上仰之百亩之後

國有道

孔子曰國有道則賢人興焉中人用焉

子路治蒲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入境三稱其善曰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辟溝洫甚治其恭敬以信故其民尽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於庭庭甚清閑諸下用命此其言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

六本

行己有六本然後爲君子立身有義而孝爲本喪紀有禮而哀爲本戰陳有列而勇爲本治政有禮而農爲本居國有道而嗣有本生財有時而力爲本

良藥忠言

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湯武以諤諤而昌桀紂以唯唯而亡

君子慎所從

孔子見羅雀者所得皆黃口小雀曰大雀善驚而難得小雀貪食而易得子曰善驚而遠害利食而忘患患自其心矣獨以所

從爲禍福故君子慎其所從

不慎其初而悔其後何及

子路請釋古之行由之意子曰不可昔東夷之子慕諸夏之禮有女而寡爲內私壻終身不嫁嫁則不嫁矣亦非真節也蒼梧姚娶妻而美讓與其兄讓則矣非禮之讓也不慎其初而悔其後何嗟及矣

曾參不孝

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皙怒大杖擊其背曾子仆地不知人久之乃蘇曰向也參得罪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而就房援琴而歌欲令暫知其体康也孔子怒曰參事父委身以待暴怒身死陷父於不義其不孝孰大焉

下白屋之士

周公居冢宰之尊制天下之政猶下白屋之士日見七十人欲得士也

論四子

孔子曰回之信賢於丘賜之敏賢於丘猶之勇賢於丘師之莊賢於丘子夏曰四子何爲事先生子曰回能信而不能及賜能敏而不能詘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

三樂

榮啓期鹿裘帶索鼓琴而歌曰天生萬物唯人爲貴吾得爲人一樂也男尊女卑吾得爲男二樂也又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行年九十五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

回有君子之道四

子曰回有君子之道四焉強於行義弱於受諫怵於得祿慎於治身

見一善忘百非

夫子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見人善若已有之是不爭也聞善必躬行是能勞也

商日益賜日損

孔子曰吾死之後商也日益賜也日損商也好與賢己者處賜也好與不若己者處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卽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魚之賜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焉

人情有餘不足

孔子曰中人之情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淫無度則逸從欲則敗故鞭扑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戮之民不從君之令

人窮則詐

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差者也

生離別

孔子聞哭聲甚哀顏回曰非但為死者又有生離別者栢山之鳥生四子將分子四海其母悲鳴送之哀聲以此謂其往而不返也孔子問之果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子曰回也美於識音

矣

立身不慎遇不遇

孔子曰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衆矣蘭生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脩道立德不為困窮而改節

少貶

問入官

子張問入官子曰安身取譽為難已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怠已

過勿發失言勿倚不善勿遂行事勿留

趙殺鳴犢

孔子聞趙簡子殺竇犢鳴犢及舜華嘆曰美哉泮水泮丘知不濟此命也剗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而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破卵則鳳皇不翔其邑君子違傷類也遂則繁琴以哀之

八竅九竅

立冬則燕雀入水化為蛤蠶食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齧吞者八竅而卵生齧齧者九竅而胎生

五不取

女有五不取逆家子者亂家子者世有刑人子者有惡疾子者喪父長子者

土食

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垞土之人醜食水者善存而耐寒食土者無心而不息食桑者有緒而蛾食肉者勇而悍食氣者仁明而壽食穀者智惠而巧不食者不死而神

孔子學琴

孔子學琴於師襄子曰丘殆得其爲人矣黹而黑頰而長曠如望羊奄有四方非文王孰能爲此其傳曰文王操

五弦琴

舜彈五弦琴造南風之詩曰南風之薰可以解吾民之溫南風之時可以阜吾民之財

習亡國之聲

匹夫之徒無意乎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其六尺之軀哉

樂象成

樂者象成者也總千而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

苛政猛於虎

有婦人哭於野曰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吾子又死焉子貢曰何不去乎曰無苛政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

尚齒

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商周天下之盛王未有遺年者焉

韓詩外傳

得粟三秉

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是時曾子重其祿而輕其身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是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

不仁不忠不信

傳曰不仁之至忽其親不忠之至倍其君不信之至欺其友此三者聖王殺而不赦也

殺身

王子比干殺身以成其忠柳下惠殺身以成其信伯夷叔齊殺身以成其廉三子者皆天下之通士也

芻豢之色

子貢問閔子騫曰子始見夫子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喪旃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胷中不能任故有菜色也今被夫子之文浸深內明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如壇土矣故有芻豢之色

君子三言

曾子曰君子有三言可貫而佩之一曰無內踈而外親二曰身

不善而怨他人三日患至而後呼天

任人任力

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入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子賤子賤曰我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

聚歛者亡

成侯嗣公聚歛計數之君也未及取民也子產取民者也未及為政也管仲為政也未及脩禮也故脩禮者王為政者彊取民者安聚歛者亡

大忠次忠下忠

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以道覆君而化之大忠也周公之於成王是也以德調君而輔之次忠也管仲之於桓公是也以諫非而怨之下忠也子胥之於夫差是也偷合苟容持祿養交國賊也曹觸龍之於紂是也

王者以百姓為天

齊桓公問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公仰而視天管仲曰所謂天非蒼莽之天也王者以百姓為天

三苗同一秀

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爲一秀周公曰天下治同一也
果有越裳氏重九譯而至獻白雉譯曰吾受命國之黃髮日久
矣天之不迅風雨疾也海不波溢也三年於茲矣意者中國殆
有聖人盍往朝之於是來也

社鼠

齊景公問晏子爲人何患曰患社鼠出竊於外入託於社灌之
恐壤墻裏之恐燒木今君之左右出則賣君以劾利入則託君
此社鼠之患也公曰嗚呼豈其然有人市酒而甚美者置表甚
長然至酒酸而不售問里人其故里人曰公狗甚猛人持器欲
往者狗輒齧之是以酒酸不售也士欲白方乘之主用事者迎
而齧之亦國之惡狗也

三利三患

孫叔敖遇狐丘丈人曰有三利必有三患天爵高者人妬之官
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歸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
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可以免於患乎狐丘曰
善哉言乎

忠孝

伯奇孝而弃於親隱公慈而殺於弟杵武賢而殺於兄比干忠

而誅於君

縈褐避荆棘

東郭先生書知宋將亡故褰褐而過其朝曰宋將有荆棘之患縈吾褐故縈而避之宋王以爲妖言而殺之居三年而宋果亡

文言孔子

齊景公謂子貢曰先生何師曰仲尼曰仲尼賢乎曰聖人也豈真賢哉臣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臣事仲尼如飲江海腹滿而去又安江水之深乎公曰先生之譽得兄太甚對曰臣嘗仲尼如兩手捧土而附泰山其無益明矣臣不譽仲尼如兩手把泰山無損亦明矣

大侵之禮

一穀不升謂之饑二穀不升謂之飢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荒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飾道路不除百官補而不制鬼神禱而不詞此大侵之禮也

技解

齊有得罪於景公者公大怒召左右技解之晏子左手持頭右手摩刀仰而問曰古者明王聖主其技解人不審從何技解始也景公縱之罪在寡人

望人者不至恃人者不久

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曰不足子賢足恃乎曰不足
兄賢足恃乎曰不足弟賢足恃乎曰不足臣賢足恃乎曰不足
父賢不過堯而而朱放子賢不過舜而瞽叟頑兄賢不過舜而
象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叔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望人
者不至恃人者不久君欲治從身始人何可恃也

易道

易有一道焉大足以治天下中足以安國家近足以守其身者
其惟謙德乎

老馬

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御者曰此公家畜也罷而不為用故出
放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去其身仁者不為也束帛而贖之窮
士聞之知所歸心矣

螳螂搏輪

齊莊公出獵有螳螂舉足將搏其輪御者此禽獸虫知進而不
知退不量力而輕就敵莊公曰以為人必為天下勇士矣於是
迴車而避之而勇士歸之

人有惡乎

魏文侯問李克曰人有惡乎克曰貴者即賤者惡之富者即貧者惡之智者即愚者惡之文侯曰善行此三者使人勿惡可乎曰貴而下賤則衆弗惡也富能分貧則窮士弗惡也智而教愚則童蒙者弗惡也文侯曰善哉言乎

所托

有鳥於此架巢於葭葦之顛大風則葭折而巢壞所托者弱也稷蜂不攻社鼠不薰其所托者然也故聖人求賢以自輔夫吞舟之魚大矣蕩而失水則爲蝼蟻所刺失其輔也

東家殺豚

孟子少時東家殺豚問母曰東家殺豚何以爲母曰欲啖汝其母悔曰吾懷妊是子不席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之教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東家豚肉以食之明不欺也

立西河守

魏文侯問解狐曰寡人將立西河之守誰可用者曰荆栝柳者賢人殆可文侯以爲西河守荆栝柳見解狐謝曰子乃寬臣之過也解狐曰言子者公也怨子者吾私也公事以行怨子如故張弓射之步十步而沒可爲勇矣

荆栝柳著薪亡著簪

孔子出遊有婦人哭甚哀孔子使弟子問焉婦人曰向者刈著
薪亡吾著簪吾是以哀也弟子曰刈著薪而亡著簪何悲焉曰
非傷亡簪也蓋不亡故也

婦無禮

孟子妻獨居踞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婦無禮請去之母曰
非婦無禮乃汝無禮也禮不云乎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
下不掩人不備也今汝獨燕私之處入戶不有聲令人踞而視
之是汝無禮非婦無禮也於是孟子自責不敢去婦

孟子心却三費 殊相問母曰東家殊相問母曰婦知禮其

子夏過曾子曾子曰入食子夏曰不爲公費乎曾子曰君子有
三費飲食不在其中君子有三樂鍾磬琴瑟不在中有親可畏
有婦可歸有子可遺此一樂也有親可諫有婦可去有子可怨
此二樂也有君可喻有友可助此三樂也少而學老而忘此一
費也事君有功而輕負之此二費也久交交而中絕之此三費
也

善相人者

楚有善相人者莊王召問焉曰臣能非相人也能相人之友者
也觀布衣者其友皆孝悌篤謹家必曰益身而日寒所謂吉人

何其不仁趨利之甚子貢入以曾子之言告子曰參天下賢人也其習知音矣向者丘鼓瑟有鼠出遊狸見屬星循梁微行造焉便弊獻目曲脊逆色獲而不得丘以瑟為其音參以丘為貪狼邪僻不亦宜乎

閔子騫母死父更娶子騫為父御車失轡父持其手衣甚單父婦呼其後母兒持其衣甚厚即謂婦曰吾所以聚乃為吾子今汝欺我去無留子騫曰母在一子單母去三子寒父曰孝哉

顏回望吳門見一足練孔子曰馬也然則馬之光景一足長耳故後人號馬足

孔子曰君子有三憂弗知可無憂歟知而不學可無憂歟學而不行可無憂歟

伊尹適湯

桀為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而牛飲者三千群臣相持而歌江水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趨歸於亳亳亦大兮又曰樂兮樂兮四牡驕兮六轡沃兮去不善從善何不樂兮伊尹知大命之

將至舉觴造桀曰君王不聽臣言亡無日矣桀曰子又妖言矣
吾有天下猶天之有日日有亡乎日日亡吾亦亡也於是伊尹
接履而趨遂適於湯湯以爲相可謂適彼樂土矣

君子容色

上之人所遇容色爲先聲音次之事行爲後故望而爲人君者
容也近而可信者色也發而安者言也久而可近者行也故君
子容色天下儀象而望之不假言而宜爲人君者詩曰顏如渥
赭其君也哉

子夏讀詩

子夏讀詩已畢夫子曰尔亦何大於詩矣對曰詩之於事也昭
昭乎若日月之光明燎燎乎如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
有三王之義弟子雖居蓬戶之中彈琴詠先王之風有人亦樂
之可以發憤忘食矣子曰子見其表未見其裡顏淵曰其表以
見其裏又何有哉子曰窺其門不入其中安知其奧藏之所在
乎然藏又非難也丘嘗悉心盡志已入其中前有高岸後有深
谷泠泠然如此既立而已矣不能見其裏益謂精微者也

武王伐紂

武王伐紂至邢丘楮折爲三天雨三日不休王惧問太公曰紂

未可伐乎曰不然措折爲然三者軍當分爲三也天雨三日欲
洒吾兵也王曰然何若矣對曰愛其人及屋上烏惡其人增其
骨餘咸劉厥敵靡使有餘王曰於戲天下未定也周公曰不然
使各度其宅而佃其田無獲舊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王曰天
下已定矣

季孫治魯

季孫子治魯衆殺人必當其罪多罰人必當其過子貢曰暴哉
治乎季孫曰何也子貢曰子產治鄭一年而負罰之過省二年
而刑殺之罪亡三年而庫無拘人及子產病死士大夫哭於朝
商旅哭於市農夫哭於野皆如喪父母今夫子疾之時則國之
人喜活則國之人駭以死相賀以生相恐非暴而何託法而治
謂之暴不戒致期謂之虐不教而誅爲之賊以身勝人謂之責
責者失身賊者大臣害者失政暴者失民居上位行此四者未
有不亡者也季孫曰謹聞命矣

智者樂水

或問智者何以樂水曰水綠理而行不遺小間佞有智者動而
下之佞有禮者蹈深不疑似有勇者障防以清似知命者歷險
致遠卒成不毀似有德者此智者所以樂於水

仁者樂山

或問仁者何以樂山曰山者萬民所瞻仰也草木生焉萬物植焉飛鳥集焉走獸休焉出雲道風氣乎天地之間此仁者所以樂於山也

論舜未是

韶用于戚非至樂也舜兼二女非達禮也封黃帝子十九人非法義也往田號泣未盡命也以人觀之即是也以法量之即未也

善爲上者不忘其下

善御者不忘其馬善射者不忘其弓善爲上者不忘其下誠愛而利之四海之內闔若一家不受而利子或殺父而况天下乎

小人之行

出則爲宗族患入則爲鄉里憂小人之行也

三佐

智者如泉源可爲表儀者人師也智可以砥行可以爲輔弼者人友也據法守職不敢爲非者人吏也當前決意一呼再喏者人隸也上主以師爲佐中主以友爲佐下主以吏爲佐危亡之主以隸爲佐

彎弓射寢石

勇士一呼而三軍皆避士之誠也楚熊子夜行寢石以爲伏虎
彎弓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其爲石石爲之開而况人手乎

君子避三端

鳥之美羽勾啄者鳥畏之魚之侈口垂腴者魚畏之人之利口
膽詞者人畏之是以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筆武士之鋒端辯
士之舌端

昨日何生

昨日何生今日何成必念歸厚必念治生日慎一日完如金城

慎終如始

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

慎終如始

慎終如始月令世引之士

田子方之魏魏太子從事百乘迎之交太子再拜子方不下車

太子曰敢問何如可以驕人子方曰以天下驕人而下者有矣
貧賤可以驕人矣志不得則適秦是再安往而不得貧賤乎

北耶先生

楚莊王聘北耶先生先生曰臣有箕箒之使願入計之即謂婦

曰楚欲我爲相如何婦曰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前方丈
所甘不過一肉之味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於是遂不應嫂聘

鳳凰

鳳凰初起也眾眾十步之雀喔咿而笑之及升少陽一誦一信
展轉雲間藩籬之雀起然自知不及遠矣士褐衣緼着未嘗完
也糲谷之食未嘗飽也世俗之士即以爲羞耳及其出則安百
議用則延民命世俗之士超然自知不及遠矣

齊桓公置酒令曰後者飲一經程管仲後當飲一經程而弃其
半公曰何也曰臣入口者舌出舌出者棄身與其棄身不寧棄
酒乎公曰善

戰論卷第三十四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先計後戰。計者，將之所由謀也。戰者，將之所由勝也。故曰：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況無算乎！

類說卷第三十五

孫子兵法全七書

孫子兵法

廟算

兵者詭之道也。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況無算乎！

善田兵者，鈍兵

鈍兵挫銳，屈力殫貨。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

拙速

兵間拙速未覩巧之久也

善用兵者後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目糧於敵故軍食可足計其少少多寡制少者不制於多者制少者未得而制其不制兵貴勝不勝久故知兵之將民司命國家安危之主

用兵法

用兵之法全國爲上破國次之全軍爲上破軍次之全旅爲上破旅次之全卒爲上破卒次之全伍爲上破伍次之

不戰而屈人兵

百戰百勝非善之善也不戰而屈人兵善之善者也

上兵

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爲不得已

十則圍

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

大敵

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堅

將圍國輔

將為國之輔輔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

靡軍

不知軍之不可進退是謂靡軍二御也

勝負

知彼已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

善戰

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善

戰者立於不敗之地故勝兵先勝而後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

交和

兩軍相對曰交和

勝兵

勝兵若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勝兵之戰若失積水於千仞之溪者形也

治衆

治衆如治寡分数是也鬪衆如鬪寡形名是也

正合奇勝

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戰勢不過奇正相生如循環

擇人任勢

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貴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善戰人之勢如轉圜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

致人不致於人

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故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

知戰之地

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會戰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左

右前後不能救沉遠者數千里近者數里乎

兵形象水

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

倍道

卷甲而趨日夜不處倍道兼行百里而爭

兵以詐立

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為變者也

奪氣奪心

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

夜戰晝戰

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

避其銳氣

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

治心治力

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此治力者也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陣

歸師勿遏

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立勿逆佯北勿從銳從卒勿攻餌耳勿

食歸師勿遏圍師勿闕窮師勿追此用兵法也

將受命於君

將受命於君圯地無舍衢地合交絕地無留圍地則謀死地則

戰

無恃其不來

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未攻恃吾有所未可攻

五危

將有五危必死可殺必生可慮忿速可悔廉潔可辱愛民可頌

必勝

凡軍好高惡下貴陽賤陰養生處實軍無百疾是謂必勝

絕澗

凡地有絕澗天井天牢天羅天滔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山水
深大者爲絕澗四方高中央下者爲天井深山若朦朧者爲天
牢可以羅絕人者爲天羅地形滔者爲天滔道澗狹深者爲天
隙

論軍勢

塵高而銳者車來也卑而廣者徒來也散而條達者樵採也少
而往來者營軍也半進半退者誘也按而立者飢也汲而先飲
者渴也見利不進者勞也鳥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軍擾者將
不重也旌旗動者亂也殺馬肉食者軍無糧也懸鈇不返者窮
寇也數賞者窘也數罰者困也來委謝者欲休息也

進不求名

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於主國之寶也

嬰兒處子

視卒如嬰兒故可與赴深溪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俱死

卒然

善用兵者如卒然卒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山海經亦云

亡地死地

陷之亡地而後存陷之死地而後生

脫兔

始如處地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

五攻

凡火攻有五一日火人二曰火積三曰火輪四曰大庫五曰火

隊

興師十萬日費千金

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

五間

用間有五有目間有內間有及間有死間有生間吳子

醢吳起於廟

魏文侯身自布席夫人奉觴醢吳起於廟立為大將守西河與諸侯大戰七十六金勝八十四闢土四面拓地十里皆起之功

四不知

圖國家者必先教百姓而觀萬民有四不和不和於國不可出
軍不和於君不可出陳不味於陣不可進戰不和於戰不可決
勝

戰勝守勝

戰勝易守勝難故曰天下戰國五勝者禍四勝者弊三勝者霸
二勝者王一勝者帝

兵起有五

兵起有五一日爭名二日爭利三日積惡四日內亂五日暴兵
五日逆兵

軍命

一軍之中必有虎賁之士力輕扛鼎足輕戎馬舉旗取將必有
能者若此之等選而別之愛而貴之是謂軍命

可擊之道

武侯問敵可擊之道起曰敵人遠來行列未定可擊既食未設
備可擊奔走可擊勤勞可擊未得地利可擊失時不從可擊涉
水可半渡可擊狹路可擊旌旗亂動可擊數移連可擊將離士
卒可擊心怖可擊凡若此者急擊勿疑

四輕

用兵之道先明四輕地輕馬輕車車輕人人輕戰進有重賞退有重罪

善將

凡兵戰之場立尸之地必死則生幸生則死善將者如坐漏卮之中伏燒屋之下使知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慮

天竈

武侯曰三軍進止有道無當天竈無當龍頭天竈大谷之口龍頭大山之端將戰審候風之從來風順致呼而從之風逆堅陣以待之

尉繚子

彗柄

楚將公子心與齊人戰時有彗星出丙在齊柄所在勝不可擊公子心曰彗星何如彗鬪者固倒而勝焉明日與齊戰大破之助戰

天下諸國助我戰猶良驥駮耳之馱彼駕馬鬻與角逐何能紹吾氣哉

三勝

兵有以道勝有以威勝有力勝

誅殺

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殺一人而萬人喜者殺之

步鼓趨鼓

一步一鼓也

制敵

正兵貴先奇兵貴後或先或後制敵者也

太上無過

賞如山罰如溪太上無過其次補過

司馬法

好戰忘戰

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難安亡戰必危

逐奔縱緩

古者逐奔不過百步縱緩不過三舍

賣罰

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罰不遷則欲民速覩不善之害也

國容

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

戍軍

古者戍軍三年不與覩民之勞也上下相報知之至也得意則凱歌示喜也偃伯靈臺答民之勞示休也

七政一曰人二曰正三曰詞四曰巧五曰火六曰水七曰兵是謂七政

黃石公三畧

軍醪投諸河

將帥必與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敵乃可加兵有全勝昔良將有饋軍醪者使投諸河與士卒全流而飲夫一簞之醪不能味一河之水而三軍思為致死者以滋味之及已也

將禮

軍井未達將不言渴軍幕未下將不言倦軍灶未炊將不言飢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是謂將禮

財賞

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

重賞死士

香餌之下必有懸魚重賞之下必有死士

隆恩

興師之國務先隆恩攻取之國務先養民

軍務之士自專

出軍行師將在自專進退內御則功難成

使智使勇

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顧其死

良弓藏

高鳥死良弓藏敵國滅謀臣亡

卒離

人衆一合不可卒離威摧一與不可卒移

六韜

主尊人安

文王曰則使主尊人奈何太公曰愛民而已利而勿害成而勿敗生而勿殺與而勿奪樂而勿苦喜而勿怒

六守

人君有六守一曰仁二曰義三曰忠四曰信五曰勇六曰謀

三寶

人君無以三寶借人借人則君失其威大農大工大商謂之三寶

失時

日中必彗操刀必割執斧必伐日中不彗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執斧不伐則人將來涓涓不寒將為江河熒熒不救炎炎柰何

六賊

王人者有六賊七害一曰臣有大節作宮室傷王之德二曰民有任氣海俠傷王之犯三曰臣有朋儻蔽賢傷王之摧四曰士有抗志高節傷王之威五曰臣有輕爵位羞犯難傷功臣之勞六曰強宗侵奪傷庶人之業

七害

七害無知畧權謀王者慎勿使為將有名無實慎勿與謀朴躬惡服偽人也慎勿近得聞高議姦人也慎勿寵苟得輕死貪求爵祿者慎勿使技巧華飾傷農事者必禁之無蠱左道幻惑良民者必止之

賞罰

賞一以勸百罰一以懲衆用賞貴信用罰貴必

聖人將動

鷲鳥將擊卑飛歛翼猛獸將搏弭耳俯伏聖人將動必有愚色

三武

將有三武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

從中御

國不可從外泊軍不可從中御

將者人之司命

將不仁則三軍不親將不勇則三軍不銳將不智則三軍疑將不明則三軍傾將不精微則三軍失其機將不常戒則三軍失

其備將不強力則三軍失其職故將老人之司命

日月星辰一左一右一向一背此謂天陣丘陵水泉亦左右前

後之利此謂地陣用軍用馬用文用武此謂人陣

敵壘虛實

武王曰何以知敵壘虛實太公曰將必上知天道下知地理中知人事登高下望觀敵變動望其壘知其虛實望其士卒知其去來

弱勝強少擊衆

武王曰以弱勝強以少擊衆柰何太公曰以少擊衆必以日之暮伏於深草要之隘路以弱勝強者必得大國與隣國之助

車騎

車者軍之羽翼所以滔堅陳要強敵遮走北也騎者軍之伺候所以踵敗軍絕糧道擊便寇也

李衛公問對

正兵奇兵

太宗將討高麗曰兵少地遙以何術臨之靖曰臣以正兵太宗曰平突厥用奇兵今言正兵何也曰諸葛亮七擒孟獲正兵而

已自黃帝以來先正後奇先仁而後義摧諸霍邑之戰師以義舉者正也建成墜馬右軍少却者奇也

八陣

太宗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斯八陣何謂也靖曰傳之者誤也古人被藏此法詭設八名本一也分爲八焉天地者本乎旗號風雲者本乎幡名龍虎鳥蛇本乎墜伍之別後世詭設物象何止八乎

丘井之法

黃帝始立丘井之法曰以制丘井分四道八家處之其形井字

開方九馬五爲陳法四爲閑地數起於五也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繞所謂終於入也

奇正循環

大宗曰卿虜韓擒武言卿可與論孫吳亦奇正之謂乎靖曰擒武安知奇正但以奇爲奇以正爲正爾曾未知奇正循環之無窮也

四種

張良所學六韜三畧是也韓信所學穰苴孫武是也大体不出三門四種而已太公謀八十一篇不可以言窮次公言七十一篇不可以兵窮大公兵八十五篇不可以才窮此三門也凡兵家權謀爲一種形勢爲一種及陰陽技巧三種此四種也

蕃長於馬漢長於弩

大公曰蕃兵惟勤馬奔衝此奇兵與漢兵唯強弩犄角此正兵與靖曰蕃長於馬馬利乎速鬪漢長於弩弩利乎緩戰

諸將軍識虛實

孫武平三篇無出虛實用兵識虛實之勢則無不勝今諸將但能言以虛實擊虛及其臨敵罕識虛實蓋不能致人反爲敵所致也

治兵之法偏告諸將

太公曰孫子所言治力何如靖曰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客言其槩且推此三義有六焉以誘待來以靜待躁以重待輕以嚴待懈以治待亂以守待攻太公今日習孫子者但誦空文其治力之法宜遍告諸將

舊將凋零

太公曰舊將老卒凋零殆盡諸軍新置不經陳敵

五法

太宗曰教家伍法執者爲要靖曰左氏云先遍後伍司馬曰五人爲伍尉練子有束伍今漢制有尺籍伍符後世無符籍以紙爲之臣酌其法自五人變爲二十五人自二十五人變爲七十五人諸家兵法唯五法爲要穰苴所謂五人爲五十五爲隊至今目之此其要也

六花陣

太公曰李勣論兵多與卿合但勣不究出處卿所製六花陣包出何術乎曰諸葛亮八陣法也大陣包小陣大營也小營隅落鈞連曲折相對古制如此臣爲圖目之故內畫之方環之方是成六花俗所號耳

六外奇曹公新書

曹公驕好而勝當時諸將奉新書舊莫敢攻其短臨敵立短表無乃晚年

太公曰本三覆之義與合外憤不突出為慨六外朝
太公曰曹公有戰騎遊騎今何等比乎靖曰新書六戰騎居前陷騎居中遊騎居後名號分為三類耳曹公前後及中分為三覆不言兩廂舉一端也後人不曉三覆之義臣熟用此法遊騎當前戰騎當後陷騎臨變而分皆曹公術也太公宗突曰多少人為曹公所惑

太公曰本不籍偽臣家
太公曰卿平蕭銑諸將欲籍偽臣家以賞士卒獨卿不從以為蒯通不戮於漢既而江漢歸順文能附衆武能威敵其卿之謂手

推誠

李靖曰臣頃討突厥總蕃漢之衆出塞千里未嘗戮一揚千斬一莊賈亦推赤誠而已

變客為主

目糧於敵是變客為主也飽能飢之佚能勞之是變主為客也

目射於地鐵蒺藜

太公曰鐵蒺藜行馬太公所制乎靖曰有之然拒敵而已兵貴制人非欲拒之也太公六韜言守禦之具耳非攻戰所施也

李勣曰五分而能合

符堅總百萬之衆而敗於淝水此兵合而不能分也具漢討公

孫述與副將劉尚分屯相去二十里述來攻漢尚出合擊大破

之此兵分而能合者也

太公曰李勣可保任

太公曰李勣長孫無忌共掌國政他日何如靖曰勣忠義臣可

保伍也無忌佐命大功肺腑之親然外貌下士內實嫉賢故尉

遲敬德面折其短遂引退焉侯君集恨其忘舊日以犯逆者無

忌致其然也上曰勿泄也朕徐思其處置

符聖總百萬之衆而敗於肥水此兵合而不能分也其漢時
孫定與劉峙對峙分屯也相去二十里而無一兵漢尚出合擊大敗

急掩其鳩也王曰心也也粗斜思其或置

錢婚面神其狀若怪惡刺其心善日以非遊者無

斜也也無身其命大如粗粗也賤然也

類說卷第三十六上京魏夫人

本稽神異苑

三輔皇圖

之文也稽神異苑

康皇廟神女

六朝錄曰劉子卿居廬山有五采雙蝶來遊花上其大如燮夜
是二女子曰感君愛花間之物故來相詣君子豈有意乎子卿
曰願伸繾綣一女曰感君今宵讓姊餘夜可知次夜姊曰昨夜
之歡今留與汝自是每旬一至者數年廬山有康皇廟泥塑二
神女容貌如二婦人

軒文容覽雲雨從巫山家

征途記曰蕭總遇洛神女後逢雨認得香氣曰此雲雨從巫山
來神女一丈曰恩昔今宵蕭叔領女可明神女
皇二丈七東海女姑蘇間之此姑來時請七豈首意乎七
六朝錄曰書生蕭岳至延陵泊舟季子廟前有一女從三四侍
女以秋橘岳因舟中命酒將晚別去岳入廟見東壁畫第二座
之女細視之而笑乃所見之女也畫旁題云東海女姑

李夫人遺蘅蕪香神異會傳

三神皇圖

漢武思李夫人臥延涼殿夢夫人遺帝蘅蕪之香覺後衣冠香

三月不歇帝因制曲名遺芳夢又賦葉哀蟬曲帝曰

沙棠木爲舟

江表記成帝於太液池以沙棠木爲舟取其不沉以珎怪饑錫
首名雲舟

並枕樹

三吳記潘章夫婦死葬塚木交枝號並枕樹

馬皮化蚕

搜神記曰有人遠行其家唯有一馬一女女思其父戲謂馬曰
尔若迎我父至我則嫁汝馬曰拖彊至父處乘婦馬見女輒怒

女如前言以告父大怒殺馬屠剥其皮女見皮感之曰死馬欲
人爲婦其皮忽起卷女而出於大樹間見女化蠶績絲於樹而
成大蠶 愚文外卷

三具時

榴環 歐陽華春木文好並其樹

江表記吳王潘夫人曰醉唾於壺壺中傾之得火齊指環曰掛
於石榴枝起臺名環榴或曰今與蜀爭雄環榴之名不詳改爲
榴環 神異記大略此也

虹化爲女子

江表錄首陽山有晚虹下飲浮水化爲女子明帝召入官曰我
他女也暫降人間帝欲逼幸而色甚難已忽有聲如雷復化爲
虹而去 晉書 卷一百一十五 齊書 卷一百一十五 齊書 卷一百一十五

白魚江郎

三具記曰餘姚百姓王素有一女姿色殊絕有少年自稱江郎
未婚經年女生一物狀若絹囊母以刀割之悉是魚子乃伺江
郎就寢細視所着衣衫皆鱗甲之狀乃以石堪之曉見床魚下
一魚長六七尺素持刀斷之命家人煮食其女後適人也

書帶草

二齊記曰鄭康成山下生草如大韭一葉尺餘土人名爲康成

書帶草曰博物志曰婦人妊身三月未滿著墻衣完平旦繞井
匝三映水視影勿反顧必生男成者生女其妻繞井

一魚身六視井生男

一匝况曰女為阱男為阱女多灾男多祥鑿井三月不汲及期

果生一男

三具時曰社蘭香在白帝君所

征途記曰晉張碩與社蘭香相別後於巴縣見一青衣云蘭香
在白帝君所若聞白帝野寺鐘磬隨風而來則蘭香亦隨風而
至際夜果聞鍾磬蘭香所至焉

汪文登射蛟龍

寄宿

九江記曰江夏陸社况者夜歸逢一女子求宿詞色甚憂社况

不得已同歸同寢忽聞暴風雷見一大毛手挈婦人去及明香
人云去此七八里有一蛟長百丈餘流血在地有千萬禽臨而
噪之社况自此驚悸常如痴狂

朝野僉載

馳李

後魏時定四姓李氏大姓也恐不得預乘明馳星夜入洛而視
事已定人謂之馳李

事已入綠珠怨

喬知之有婢碧玉承嗣借教歌姬納之不還知之作綠珠怨以
六奇曰石家金谷重新釵明珠十斛買娉婷此曰可自自此時
歌舞得人情君家閨閣不曾難好將歌將歌意氣雄豪非理驕
矜勢力橫相干舞君去君終不終不粉百年離恨在高樓一代
容顏高碧玉得詩歛淚投井而死承嗣於裙帶上得詩得詩之
不覺已同仙人獻果聞暴風雷泉下大子平筆獻入去及開香
李嵩武后時為御史鞠獄備諸慘酷其訊皆有名如仙人獻果
玉女登梯一懸駒驢兒枝椽鳳凰晒翅猿猴鑽火上凌索下

攔單之類昇騰意賦史歷察工南書牛凶而之文金龍金牛

玄衣素於人傳赦

正觀中黎景逸居空青山飼一鵲甚後景逸被誣下
獄有鵲於獄屋氣樓中下視景逸喜鵲侶語有赦官詰其日去
路逢一玄衣素於人說三日赦至乃鵲傳也

趣蛇鵲鶴雀

魏光乘好題目人姚元之長大行具遠號趣蛇鵲雀王旭短而
醜號董不長揚仲嗣躁急號熱鋏上胡孫

學射未教啣鉞法

昔君謨善射閉目而射應口而中有王矣智者學其法曲尺其
妙欲射君謨殺之君謨時无弓矢執一短刀天來輒擊折未後
一矢以口乘之遂噬其鏃謂灵智日孝射三年但未教汝噬鏃
法耳

非錢不行

鄭愔爲吏部侍郎掌選貪賊不法引銓日有選人以百錢繫鞋
帶行步有聲情問之對言當今之選非錢不行

金牛御史

武后時嚴昇期爲御史巡察江南嗜牛肉而多受金號金牛御

史

鶴鳴雞樹

鳳閣侍郎杜景儉文章知識並高遠時號鶴鳴雞樹

鳩集鳳池

王及善才行庸猥爲史內號鳩集鳳池

九日得霜鴈

蘇味道王慶方同爲鳳閣侍郎或問張元一二子孰賢答曰蘇如
九月得霜鴈王如十月被凍蠅

賜麻數車

唐滕王嬰蔣王惲皆好貪汙帝每賜諸王珍物二王獨以麻數車令為錢索

王曰十日無事就死 八榻將軍

滕王為隆州刺史多不法參軍裴聿諫止之王怒令左右攔榻

它日聿入計具訴于帝問聿曾被幾榻聿曰前後八榻即令選

八階聿婦嘆曰何其命薄若言九榻當入五品矣聞者哂之號

八榻將軍

孟青

侯思止為决目大棒為孟青 謂

金剛舞夜叉歌

隋諸葛亮高瓚爭為豪侈昂屈瓚串長八赤餅潤丈餘餒麓如

柱酒行自作金剛舞以逸之瓚復屈昂以車行酒馬行肉雖斬

鱠碾韭壑自唱夜叉歌以送之又煮一小奴子為饌食訖呈其

頭顱卑復蒸一婢

刺史不是守鞋人

鄭仁凱鄙猥常為密州刺史家奴告以鞋弊仁凱即呼公吏鞋

新者令上樹採果俾奴竊其鞋而去吏下訴之仁凱曰刺史不

是守鞋人

澁躰

徐彥伯爲文多變易求新以鳳閣爲鷓鴣以龍門爲風戶以金谷爲銑溪以玉兔爲灑岳以芻狗爲卉犬以竹馬爲篠驂以月兔爲魄兔以風牛爲焱犢後進効之謂之澁體

白蠟名經

張鷟號青錢學士以其萬選萬中時有明經董万峯九上不第號白蠟明經與鷟爲對

把權腕脫

武后時官濫淫日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把權侍御史腕脫

校書郎

白版侯

武后時封侯者衆鑄印不供至青白版侯者焉

豬號烏金

唐洪州有人畜豬致富號豬爲烏金

雞肆

富民羅會以剔糞致富人號雞四言跑糞有所得

鵲尾杓

陳思王有鵲尾杓柄長而直置之酒樽凡王欲勸者呼之則尾

措其人

斗酒濯足

馬周初入京至塢上逆旅數公子飲酒下顧周周市斗酒濯足
衆異之

銅鶴樽

韓王元嘉有一銅鶴樽皆上抽酒注則一足倚蒲則正不滿則
傾側

姓方貴人認爲親戚

唐有士姓方好矜門第但姓方貴人必認爲親戚或戲之曰豐
邑公相何親遂曰再從伯父戲者笑曰既是方相姪尸堪赫思
量邑妨造凶器出賣之所也

婁師德號衛靈公

婁師德長大而兒貌異於衆又病足張元一目爲失輒方相又曰
衛靈公言衛護靈柩亦方相也

麒麟擅

唐揚擅每思呼朝士爲麒麟擅或問之曰今假弄麒麟必修飾
其形覆之馱上宛然異物及去其皮還是馱耳无德而朱紫何
以異是

翹間負米

崔湜爲吏部侍郎掌銓有選人向湜曰其能翹間負米湜曰若壯何不求選兵部荅曰外議謂崔侍郎下有氣力者即選

祝媪

祝欽明頑滯多疑人目爲媪媪者肉多塊无七竅秦穆公時野人得之

縮葱侍郎

侯思止食竈餅必令縮葱加肉目號縮葱侍郎籠餅即饅頭也

陸餘慶爲洛州長史善論事而謬於決判時嘲之曰說事即啄長三尺判事即手重五斤其子曰笔頭无力嘴頭硬

狐蹲雉伏

鄭愔狐蹲貴介雉伏衙門

騎豬正馬逐

武懿宗遇敵弃器械而走張元一嘲曰長弓度短箭蜀馬臨堦騙去賊七百里猥墻獨自戰甲伏總却拋騎豬正南逐后曰何不乘馬曰騎豬夾豕也

神仙童子

唐元嘉聰敏年少號裊仙童子

不伏致仕

武后時夏官侍郎侯知一以年老勅令致仕知一乃詣朝堂跳躍馳走以示輕捷時謂知一不伏致仕

指龜待詹事

張說女嫁盧氏嘗為舅求官說不語但指枝休龜女欣然歸告其夫曰舅得詹事矣後果然

三枕

常庶人妹以豹頭枕辟白澤枕避魅能枕枕宜男

魏丞烏

魏伶為西市丞養一赤嘴每於眾中乞錢啣婦號魏丞烏

虎筮

有裊巫能結壇召虎人有疑罪令登壇有罪者虎傷無罪者不顧名虎筮

銀兔符

唐初為銀兔符以兔為瑞也及為銅魚符以鯉魚為瑞也武后以玄武為姓瑞乃以銅為龜符

甲子雨

但諺公云春雨甲子赤地千里夏雨甲子乘艇入市秋雨甲子
禾頭生耳

耳冷不知有卿

孟弘微對宣宗曰陛下不何以不知有臣不以文字召用帝怒
曰朕耳冷不知有卿翊日喻輔臣曰此人躁妄欲求內相乃黜
也之

賢聖不過五人

殷安嘗曰自古賢聖不過人伏羲以八卦窮天地之旨一也乃
屈一指裊農殖五穀濟萬民二也乃屈二指周公制禮作樂百
代常行三也乃屈三指孔子前知無窮却知無極拔萃出類四
也乃指四指自是之後無屈得安指者良久曰并安也五其不
遜如此

衣冠藪澤

江陵號衣冠藪澤人言琵琶多於飯甑借大多於鯽魚

支鼎石

辰州東有三山高數十丈古語言夸父與日爭至此煮食此支
鼎石也

青龍卧橋上

趙州石橋望之如初月出雲長虹飲澗天后時點啜欲南至橋
忽馬不迨見青龍卧橋上乃去

壁龍

柴紹有力能越百尺之樓謂之壁龍

飛坡

永昌州中秦州敷水店南西坡白日飛四五里直塞赤水波上

桑畦麥壠依然不動

歐陽通書

歐陽通自重書以犀角為筆管狸毛浚心秋毫覆之松煙為墨

未為麝

百寶香爐

安樂公主百寶香爐高三丈

身代母病

崔渾至孝母病祈禱請以身代覺病從十脂入中俄遍身母安

葬壓龍角

郝處俊為侍中既葬有書生過其墓曰葬壓龍角其棺必斲

三戾

中書令李嶠有三戾性好榮遷憎人非進性好文章憎人文筆

性好貪濁憎人取受

點鬼簿筭博士

盧照隣弱冠拜鄧王府典籤王府書記一以委之王有書十二車隣被覽略能記憶楊炯為文好以古人姓名連開如張平子之談略陸士衡之所記潘安仁宜其陋矣仲長統何足知之號為點鬼簿駱賓王文好以數對如秦地重開一百二漢家離宮三十六時號筭博士如盧生之文莫能評其得失惜不常有冉耕之疾著幽憂子以釋憤焉

舞胡子

比齊蘭有靈王有巧思為舞胡子王意所欲勸胡子則捧盞揖之

辛弘智詩

辛弘智詩云君為沙邊草逢春心剝生妾如臺上鏡得照始分明常定宗改始為轉送爭此詩博士羅道宗判云詩還弘智判還定宗

占赦

鵲夜轉枝月暈繞奎皆主有赦蟻聚為市必雨

雨候

夜半天漢中有黑氣相逐俗為黑豬渡河雨候也

三白

正月三白田公笑赫

麻姑恐小兒

後趙石勒將麻秋性魁險大原胡人也有兒啼母五輒恐之麻姑來啼聲絕至今以為故事

走馬報

張易之况弟競為豪侈後被誅百姓鬻割其肉時謂走馬報

新粧詩

楊盈川姪女曰容華為新粧書姪詩曰宿驚眠罷房櫳乘曉開

鳳釵金作綾鳶鏡玉為臺粧侶臨池出人疑下月乘自怜終不見欲去復徘徊

古墓銘

高流之謂徐州刺史河決水繞城破一古墓得銘曰死復三年背底生流泉賴逢高流之遷吾山高原流之為造棺擲改葬之

賜妬妻酒

兵部尚書任瓌太宗賜宮女二人皆國色妻柳氏妬爛二女髮禿盡上令賚胡餅酒肆云飲之立死爾後不妬不須飲若妬郎飲之柳氏拜勅曰妾與瓌結髮夫妻俱出微賤遂致榮官瓌今

多内嬖誠不如死飲盡覆被睡醒了無他故帝謂瓌曰人不畏死不可以死之恐朕尚不能禁卿其柰何其二女令別宅安置

御史不還車錢脚

御史李審請祿未送至宅毋遣量之賸也三石問其故令史曰御史例不槩又問車脚幾錢又曰御史例不還脚錢毋怒逸賸米及脚錢以責審諸御史皆有慚色

驅驢宰相

王方慶前遷左丞無他故事但不許令史驢入臺門終日追遂時號驅驢宰相

三輔皇圖

斗城長安故城城南為南斗形城北為北斗形故號斗城

銅雀

長安城西雙闕有銅雀一鳴則五穀熟

石父石婆祠

昆明池有二石人象牽牛織女立於池中東西今有石父石婆祠在

椽化龍鳳

通天臺舞鳳門自毀椽桶化為龍鳳飛去

水樓

建章宮北積水樓為

九市

長安有九市

金殿玉堦

明光殿金玉珠璣為簾箔金殿玉堦晝夜光明在桂宮中

壁門

未央宮正門曰壁門有臺殿三十二

玉樹青葱

甘泉宮有槐根幹盤錯時謂玉樹青葱

鶴州鳧渚

河間王曰華宮兔園中有鶴州鳧渚

石鯨

昆明池刻石為鯨長三丈雷雨則吼動

天地劫火

武帝穿昆明悉是灰有力士言此天地劫火之餘

魚報明珠

昆明池有人釣魚綸絕而去武帝夢求去其釣三日見大魚銜

索即取鈎放之後於水濱得明珠一雙乃魚所報也

槐市

太學列槐百行諸生朔望會此各持鄉郡所出物賣之號曰槐

市

類說卷第三十六上

類說卷第三十六下

南部新書

雲溪友議

南部新書 較

槐花黃舉子忙

長安舉人六月後落第者不出京謂之過夏多借淨坊廟院作

文章曰夏課時謂曰槐花黃舉子忙

長名榜

吏部故事放長名榜舊語曰長名以前選人屬侍郎長名以後

侍郎屬選人

一品墳

舊令一品墳高一丈八尺唯郭子儀薨特加十尺

三絕

李白為天才絕白居易為人才絕李賀為鬼才絕

生十六男

淮南程幹本富家三年焚蕩俱盡妻弟氏連年生十六男父子相携乞於市

榜花

大中以來禮部放榜歲取二三人姓氏稀僻者謂之色目人亦

曰榜花

中書令著緋

張嘉貞開元中書令著緋傳游藝武后時居相位著綠

清夜游西園圖

清夜游西園圖顧長康畫有梁朝諸王跋尾云園上若干人俱食天祿正觀中褚河南裝背

玉葉冠

三真公主玉樹冠人莫計其數價

甘子結實

天寶中內種日子結實凡一百五十顆

羅浮先生

軒轅集號羅浮先生年數百歲立於床上垂髮至地

封四海爲王

天寶十載始封四海爲王

鑄張說橫財

盧懷慎暴卒而蘇曰冥師三十爐日夕爲張說鼓鑄贖財我無一焉

異人言遷改

李德裕三鎮遷改皆有異人爲言之唯投南荒未嘗先覺

李相笏

李參軍善相笏休咎呼爲李相笏又有龍復本者無目凡有象簡竹笏以手捻之必知官祿年壽

文章

李翰言文當如千兵萬馬而無人聲

書過其父

李含先善書或曰筆跡過其父一聞此語終身不書

虎入私廟

大曆八年虎入元載私廟

脚趿蹬

先天中王上客為侍御史忽除膳部員外殊有恹悵吏部張敬忠曰有意嫌兵部專心望考功誰知脚趿蹬却落省墻東膳部在省東北隅也

貶太尉制詞

大中中李太尉三貶至朱雀時兩制皆為擬制用者乃令狐綯之詞李虞仲集中此制尤高未知孰是有俗傳之制云蛇用兩頭狐搖九尾鼻不正而身不正眼既邪而心亦邪此佞家謫也

工部令史冷熱相激

司門都官屯田虞部主客皆閑簡無事有角抵之戲假作吏部令史虞部令史相見忽然俱倒悶絕良久云冷熱相激

貢士

天下貢賦惟長安縣貢土萬年縣貢水

果頭三屈律

黃巢令皮日休作議詞云欲知聖人姓田八二十一欲知聖人名果頭三屈律巢大怒蓋巢頭醜掠鬢不盡疑三屈律之言為譏也遂及禍

劉氏寄詩

杜羔妻劉氏善為詩羔舉不第將至家妻先寄詩曰良人的
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妾面羞君面君若來時近夜
來羔見詩即回去尋登第妻又寄詩云長安此去無多地鬱鬱
葱葱佳氣浮良人得意正年少今夜醉眠何處樓

翠微寺僧

崔慎由鎮西川有異人張叟曰君四十無子為公求之中南翠
微寺有僧絕粒五十年君宜遺以服玩若愛而受之則其嗣也
果受之僧尋卒遂生子叟復相曰貴則過公恐不得其終因字

曰衲僧又云緇郎

記三生事

劉三復能記三生事云曾為馬馬常患渴望驛而嘶傷其蹄則
連心痛後復乘馬過磽确之地必為綬轡有轍石必去之

為誰零落為誰開

嚴憚字子重善為詩與杜牧友善有詩曰春光冉冉歸何處
更向花前把一盃盡日問花花不語為誰零落為誰開

恨不得修史

于志寧為僕射修史恨不得學士來濟為學士恨不修史

公主折折筋報

大中中于琮選尚求福公主忽中寢上曰朕此女因與會食對朕輒折折筋情性如此恐不可為士大夫妻尋改尚廣德公主

柳公權罰俸

大中十一年賀正盧鈞以太子少師率百僚年八十餘聲容明揚舉朝稱服明年柳公權以少師率班亦八十矣氣力綿億誤尊號一字罰俸一季人多耻之

顧渚貢焙

唐制湖州造茶最多謂之顧渚貢焙歲造一万八千四百八斤

嗜蟠虫爪甲

鮮于叔明嗜蟠虫權長孺嗜人爪甲此亦瘡痂之類

大郎罷相

常承慶出相除禮部尚書嗣立入拜鳶臺平章事詩語曰大郎罷相小郎拜相

念珠戶曹

京兆戶曹月俸一百八索謂之念珠戶曹珠

除德裕人情怕否

李太尉太和七年自西川迴入相上問王涯今日除德裕人情

怕否曰忠良甚喜其中小人亦有怕者再言曰須怕他涯時爲
鹽鐵使

大霧三日

李錡之誅也大霧三日不開或聞鬼哭內疑其冤詔許收葬

江融屍起坐

江融為左史被羅織受誅其屍起而復坐者三雖斷其頭似怒
不息無何周興貶

天荒闕

竹州刺史號天荒闕蓋曆任多死

韻英

天寶時翰林學士陳友元庭堅撰韻英十卷未施行而西京陷
菩薩蠻

大中初女蠻國入貢危髻金冠瓔珞被躡故號菩薩蠻目制此

曲

令狐綯為相

令狐綯在相位大事一取於瀆北元載之用伯和李吉甫之用
德裕

坐主門生沈澹一氣

壯審摧大中十二年知舉放盧處摧有戲之曰座主審摧門生
處摧可謂摧不可失摧乾符二年崔沆於崔灑者稱座主門生
沆灑一氣

禮闈題詩

大中元年魏扶知禮闈題詩曰梧桐葉落滿庭陰鎖閉朱門試
院深曾是昔年辛苦地不將今日負初心及榜出為無名字者
削為吾言以戲之

蜈蚣肉

天寶四載廣府因海潮漂一蜈蚣死割其一瓜得肉一百二十

斤

畫胡頭

滋木驛在長安驛之東睿皇在藩日經此廳廳西壁畫一胡頭
目題曰喚出眼何用苦深截縮却鼻何畏不問香

賦催粧詩

陳嶠字景山子然死無依數舉不遂暮年獲一名還鄉已耳順
矣鄉里以儒家女妻之至新婚近八十矣合邕之夕文士競集
悉賦催粧詩或有生羨之諷嶠自成一章云彭祖尚聞年八百
陳郎猶是小孩兒皆絕倒嶠嘗有閑居詩曰小橋風月年年事

爭李潘安老去何

羨藜捧

常毋任洪州值毛鶴寺叛造羨藜捧一千具

權臣所居坊

近俗以權臣所居坊呼之安邑李吉甫靖安李宗閔驛坊常澳也樂和李景讓也

後行祠屯

省中語曰後行祠屯不博中行都門中郎刑戶不博前行駕庫

法蘭言吉凶

開元初鹿苑寺僧法蘭者多言徵旨有效縣令劉昌源諸之蘭曰長官留下腰帶麻鞋看未幾劉丁內艱

傳座

長安風俗元日以後逆飲食相邀號傳座

湖接兩頭蘇聯三尾

咸通末鄭渾之為蘇州督郵譚銖為醴院官鍾輻為院巡俱廣文時湖州牧李迒趙蒙相次俱狀元二郡相接時語曰湖接兩頭蘇聯三尾

服附子一硫黃

韓潘端公自宣州退居鍾山因服附子硫黃過數九九竅百毛皆出血唯存皮骨小歛莫及但以血緝舉骨就棺而已

龐居士入滅

襄陽龐居士將入滅州牧于公問疾居士曰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好住世間皆如影響言訖枕公膝而死

鷓鴣音

天寶末常斌責蘄春時李泌以處士放逐中夜同晏屢聞鷓鴣音常流涕泌曰此聲人以為非好音听之則無足悲請飲酒不聞鷓鴣音者浮以為大白坐客皆企其聲終夕不厭

坊州貢杜若

正觀中尚藥奏求杜若敦下度支有省即以謝朓詩云芳洲生杜若乃委坊州貢之本州曹官判云坊州不出杜若應由讀謝朓詩誤即官作如此判事豈不畏二十八宿笑人耶太宗聞之改授雍州司法

李適之入仕

李適之入仕不歷丞簿便為別駕不歷兩畿官便為京兆尹不歷御史中丞便為大夫不歷給舍便為宰相不歷刺史便為節度然不得其死

九成宮使

天寶七載以給事中揚劉充九成宮使使之名自此始

見蝦蟆入相

李揆為禮部侍郎堂前見一蝦蟆高數尺以巨足覆之明日啓之亡矣後數日入相

夢中得句

鄭顛夢中得句云石門霧露白玉殿萋苔青續成長韻此一聯杜詩也

布袋盛米放倒即慢

杜邠公飲食洪博既飽即寢人有諫非攝生之理公曰君不見布袋盛米放倒即慢

好食羊頭

開元末有人好食羊頭嘗晨出有恠在焉羊頭人身衣冠甚偉曰吾未之神也其屬在羊以汝好食羊頭故求汝汝輟食則已若不巳吾將殺汝其人大惧遂不復食

乞你頭銜

房光庭嘗送葬出定鼎門際晚且飢會鬻蒸餅與同行數人食之素不持錢鬻者逼之房曰乞你頭銜我左臺御史也可隨取

直時賞其放逸

紫陽花

杭州灵隱山多挂寺僧云月中種也至今中秋夜往往子墜寺僧

亦嘗捨得招賢寺僧植桂香紫可愛郡守白公名曰紫陽花

鷓鴣挽鈴

温璋為京兆尹一日聞挽鈴者三乃一鷓也曰是必有探其鷓者來許耳命吏問之隨果得探鷓者

天下諸朝盡帶鈴

令狐綯以姓氏少族人有者不各由是遠近皆趨至有姓胡冒

令者温庭筠戲曰自從元老登庸後天下諸朝盡帶鈴

不營私廟

正觀中王珪通貴漸又不營私廟四時猶祭於寢為有司所彈文皇優容之時置廟於永樂坊

五羊城

吳修為廣州刺史未至州有五仙人騎五色羊負五穀而來今州廳梁上畫五仙人騎五色羊為瑞故廣南謂之五羊城

蘇氏合葬

魏知古年七十卒妻蘇氏不哭吟訖舉聲一慟同日合葬

念金剛經

白仁哲龍朔中為朱陽尉差運米遼東入海過風四望昏黑仁
哲急念金剛經三百遍忽如夢寐見一梵僧曰女念真經故來
救汝須臾風止

赤鯁公

鯁脊中鱗一道每鱗上有小黑點大小皆三十六鱗唐律取得
鯁魚即宜放不可食號赤鯁公賣者杖六十

雷公墨

雷州之西有雷公廟百姓每年配納雷鼓人有以黃魚彘肉同
食者立遭雷震每大雷後人多於野中拾得驚石號雷公墨扣
之鎗然光瑩如漆又於霹靂處收得如楔如斧謂之霹靂楔與
兒帶皆辟驚邪與孕婦人磨服催生皆驗

爆直

御史舊例初入臺陪直二十五日節假直五日謂之伏豹直百
司州縣初授官陪直者皆有此名杜易簡解伏豹之義云直宿
者離家獨宿人情所遺其人初蒙榮拜故以此相處衆官皆出
此人獨留如截伏之豹伺候待搏故曰伏豹韓琬解為爆直如
燒竹遇節則爆封演以為舊說南山赤豹愛其毛躰每雪霜雨

霧禽獸皆出唯豹深故古人以喻賢者隱居避世飽明遠賦云
豈若南山赤豹遇雨霧而深截豹直蓋取不出之義初官陪直
已有伏豹之名何必以遇節而比燒節之爆

問坐死立死者誰

志明和尚乾寧二年忽問侍者曰坐死者誰曰僧伽立死者誰
曰僧會乃行七步垂手而逝

官銜

官銜之名當時選補授須存資歷聞奏之時先具舊官名品於
前次書擬官於後使新舊相銜不斷故曰官銜亦曰頭銜如人

口銜物取其連續之意如馬有銜以制其首前馬已進後馬續
來相次不絕古人謂之銜尾相屬即其義也

人肉治羸疾

開元間明州人陳戩器撰本草拾遺云人肉治羸疾自是閭閻
相効割股

改尚書

天寶四載改尚書無頗作陂

平生有三不稱意

林幽公位極人臣嘗言平生有不稱意者三其一為澧州刺史

其二貶司農卿其三自兩川移鎮廣陵舟次瞿唐爲駭浪所驚
左右不至渴甚自潑茶吃也

爲妾造寺

王縉爲相爲妾造感應寺宏麗無比爲識者所嗤

鄭覃入相

鄭覃歷官三十餘任未嘗出都門便登相位

雲溪友議

五雲溪人范攄纂

題西施石

王軒泊舟苧羅山題西石曰嶺上千峯秀江邊細草春今逢浣
沙石不見浣沙人俄一女卽振瓊璫扶石笋曰妾自吳宮選越
國素衣千載無人識當時心比金石堅今日爲君堅不得既爲
鴛鴦之會乃爲恨別人之詞後有郭凝素者聞王軒之遇每於
浣溪長吟寂無所遇朱澤朝曰三春桃李本無言苦被殘陽鳥
雀喧借問東隣効西子何如郭素擬王軒

薛媛詩

南楚財者客陳穎穎守欲以女妻之楚材家有妻重違守意輒
諾之其妻薛媛對曰鏡自畫其形仍寄詩曰欲下丹青筆先拈

室鏡端已驚顏素莫漸竟鬢凋殘淚眼插將易愁腸寫出難恐君
渾忘却時展畫圖圖看

剪水作花

陸暢雪詩云天人寧底巧剪水作花飛

慎氏詩

嚴灌夫娶慎氏十餘年無子乃拾其過而出之慎氏為詩以訣
曰當時心事已相関雨散雲收一餉間便是孤帆從此去不堪
重過望夫山灌夫賢詩悽感遂為夫媿如初

盛小叢

李納尚書夜登越城樓歌曰鴈門上鴈初飛甚激切召至曰去
籍之妓盛小叢也曰歌何善也曰是梨園供奉南不嫌之甥所
唱不嫌授之也時崔元範侍御赴關納錢於鏡胡命山叢歌在
坐各為一絕納曰綉衣奔命去情多南國佳人歛翠蛾曾向教
坊聽國樂為君重唱盛叢歌

倡肆題詩

崔涯張佑每題詩倡肆譽之則車馬繼來毀之則盃盤失錯嘲
曰准得蘇猶貪玳瑁皮懷胎十個月生下崑崙兒布袍披襖火
燒氈紙補瑩篔簹麻接絃更着一双皮屐子訖踈絃塌出門前又

嘲李湍湍曰黃昏不語不知行鼻作烟惚耳作鐘獨把象牙梳
種鬢崑崙山上月初生湍湍道旁見二子再拜曰湍湍祇候三
郎六郎伏望哀之乃重贈曰覓得黃騮鞍綉鞍善知坊裏取湍
湍揚州近日渾成差一朶能行白牡丹於是賓客競臻其戶或
曰李家娘子才出墨池便登雲嶺何其壹日黑白不均

白牡丹

墨池雪嶺並見上

雍女剃髮為尼

崔涯雍氏揚勳之女雍族以詩崔有詩名資贍甚厚崔畧無
恭敬但呼妻父雍老而已雍丈歛呼女謂崔曰某河朔之人唯

習_子馬養女合嫁軍門徒慕士流之德小女不可別醮更令出
家立令剃髮為尼涯悲泣悔過慟別留詩曰隴上流泉隴下分
斷腸嗚咽不堪聞姮娥一入宮中去巫峽千秋空白雲

拋耍令

杜棕出灋陽李宣古者教陪遊晏侮慢既深棕不能忍使卧於
泥中辱之長林公主曰待士如此那得平湯之譽乎遣人扶起
更以新衣宣古為詩曰紅燈初上月輪高照見堂前萬朶挑釵
栗調清銀字管琵琶聲亮紫檀槽能歌婉女顏如玉解女蕭郎
眼似刀爭奈夜深拋令去舞來按去使人勞時席間崔雲娘者

形而瘦瘠宣古贈曰何事最堪悲雲娘只首奇瘦拳拋令急長
背出歌遲只怕肩侵髮惟愁骨透皮不須當戶立頭上有鍾馗

贈肥錄事詩

杜牧經陝所有錄事肥且臣牧贈詩曰盤古當時有遠孫尚令
今日逞家門一車白土將泥項十幅紅旗補破裊瓦官寺裏逢
行跡華岳山前見掌痕不須啼哭愁難嫁待與將書報樂坤

贈胡子女

陸山品夢桂州筵上贈胡子女詩曰眼睛深却湘江水鼻孔高
於華岳山

送溫庭筠

紀唐夫送溫庭筠詩曰何事明時泣玉頰長安不見故園春鳳

凰詔上下雖霑命鸚鵡才高却累身且飲綠醽消積恨莫言辭黃綬拂

行塵方城若比長沙遠路猶隔千山與萬津

且鬪樽前見在身

牛僧孺贈汝州劉中丞詩曰休論世上升沉事且鬪樽前見在
身禹錫和日猶有當時舊冠劍待公三日拂埃塵牛公曰三日
之事何敢當焉蓋以宰相三日後主印可以升百司也

胡釘鉸

列禦寇墓在鄭郊有胡生者家貧少爲洗鏡鏤釘之工號胡釘
鉸有美酒茶菓輒祭禦寇祠以求聰慧忽夢一人刀割其腹以
一卷置于心腑及竟乃能詩嘗贈韓少府云忽聞梅福來相訪
笑看荷衣出草堂兒童不憤見車馬爭入蘆花深處藏

郭氏蒼頭

咸陽郭氏一蒼頭日捧劔每遭鞭箠一旦忽題詩曰青鳥銜蒲
菊飛上金井攔美人恐驚去不敢捲簾其主遂稍容之

彈琴不俊

明皇時張野狐感栗雷海清琵琶李龜年唱歌公孫大娘舞劔
上自擊羯鼓不好彈琴言其不俊也又寧王吹簫薛王彈琵琶
皆至精妙上幸岷山百官竄辱唯龜年奔江潭病卒復蘇如遇
二妃令教侍女蘭茗唱拔楔畢放还且言長安有中興之主也

李郡王校書歸湘中題二妃廟詩見二女郎日兒是娥皇女英

也二年後當與卽君爲雲雨之遊俄而影滅段成式戲之日不
知足下是虞舜之避陽侯也群玉復二年卒段爲詩哭日曾話
黃陵事今爲白日催老無男女累誰哭到泉臺

湘雲鼓瑟詩

錢起湘陵鼓瑟詩曰善撫雲和瑟嘗帝子陵蒼梧來怨慕白芷

動芳馨流水傳湘浦悲風過洞庭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

不識韋臯是貴人

張延賞選壻常臯姓高不拘小節公悔之不禮臯乃辞去後自

金吾持節西川為延賞代臯易姓名為韓翃去城三十里人報曰

替相公者常臯非韓翃也苗夫人曰必常郎也延賞曰天下同

姓者何限彼常生已填溝壑豈能乘吾位也明日入州方知不

誤公曰吾不識人西門而出平日婢僕無禮者臯悉殺而投於

蜀江後郭圖作詩曰宣武辭周又入秦昔賢誰不困風塵當時

甚訝張延賞不識常臯是貴人

葉上題詩

明皇時掖庭書落葉隨御水而流云舊寵悲秋扇新恩寄早春

聊題一片葉將寄接流人顧况和曰愁見鶯啼柳絮飛上陽宮

女斷腸時君恩不禁東流水葉上題詩寄與誰

題紅葉

盧渥臨御見溝一紅葉上有絕句曰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閑殷

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後宣宗省宮人渥獲一人乃昔年題紅

葉詩者

餅裹屍肉

興化有蘭若上座僧一旦作大餅招徒衆入屍陀林以餅裹屍肉而食衆僧掩鼻而走上座曰汝等能食此肉方可食猪肉自此緇徒因成精進

繪殘魚

寶志大師對梁武帝食繪帝曰朕不知味二十餘年師可必尔志公乃吐出小魚皆具鱗尾今秣陵有繪殘魚

判僧飲酒

陸長源郎中判僧常滿智真等於倡家飲烹宰等事云口說如

來之教在處貪財身着無價之衣終朝食肉苦行未同如葉自謂頭陀神通何有淨名入諸淫舍犯爾嚴戒黥我明刑仍集遠近僧徒痛杖三十處死

斷賭錢僧

浙西韓滂相公斷雲晏等賭錢喧爭云正法何曾執具空門不積餘財白日既能賭博通霄必醉尊疊強說天堂難到又言地獄常開並付江神收管波中便是泉臺

王梵志詩

王梵志生於西域林木之上目名梵志有詩云欺誑得錢君莫

羨得了却是輸他便一來一往報答甚分明只是換頭不識面
又曰天公未生我冥冥無所天天公忽生我四生我復何為無
衣遣我寒無食令我飢還示天公我還我未生時又曰我肉衆
生肉形殊性不殊元同一性命只是別形驅苦痛教他死將來
將已須莫教閻老斷自想意何如又曰多置田庄廣修宅買盡
四鄰猶嫌窄雕牆峻宇無歇時幾日能為客中客造作庄田猶
未已堂上哭聲身已死哭人盡是分錢人口哭元來心裏喜又
曰龕行出家兒心中未平實貧齋行則遲富齋行則疾貪他油
煮鏈愛若波羅密飽食不知慚受罪無休日又曰不願大大富
不願大大貧昨日了今日今日了明晨此之謂大大願此之謂
大大目所願只如此真成上上人又曰本是屎屎袋強將脂粉
搽凡人無所識喚作一團花相牽入地獄此最是冤家又曰衆
生頭兀兀常住無明窟心裏唯欺謾口中佯念佛世無百年人
擬作千年調打鉄作門限鬼見指手笑家有梵志詩生死免作
入獄下論有益事且得有耳根熟白紙書屏風客來即與讀空
鉢手捻鹽亦勝設酒勸肉君莫殺命背面被生嗔喫他他喫汝
輪還作主人又日照面不用鏡有布施不須財端坐念真相此
便是如來大皮裹大樹小皮裹小木生兒不用多了是一個足

省得分田宅無人橫煎感但行平等心天亦念孤獨我身雖孤
獨未死先懷慮家有五男兒哭我無所據哭我我不聞不哭我
亦去無常忽到來知身在何處

人規不備詠螭螭

皮日休用螭螭呈浙西從事詩曰未遊蒼海早知名有骨還從

肉上生莫道無心畏雷電海龍王處也橫行又題金錢花云陰
陽無炭地無爐鑄出金錢不用摸謾向人前逞顏色不知還解

濟人無故懸死如地真如書士不火日本長壽寺藥鏡發龍

交聽夫大閨意詩

也余日余斯長肥景收又隨太木歸此之信

朱慶餘作閨意詩云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晚堂前拜舅姑粧罷
低聲問夫婿盡眉深淺入時無張籍酬曰越女新粧出鏡心自
知明艷更沉吟齊紈未足人間貴一曲菱歌敵萬金

夢烏衣人

李筌牋陰符經至禽獸之制五氣經年不解夢烏衣人教之遂
通其義

玉簫指環

常臯遊江夏與姜荆室青衣玉簫有情臨別約七年再會因留
玉指環逾八年不至玉簫絕食而殞後鎮蜀相山人有少公之

術乃見玉簫曰後三年再會為侍妾後東川盧八坐送一歌姬
真玉簫也而中指有玉隱出不異玉環

類說卷第三十六下



程